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 著 黄雨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 著 黄雨石 译



YZLI 0890085542

人民文学出版社

James Joyce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爱尔兰)乔伊斯  
(Joyce, J.)著;黄雨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企鹅经典丛书)

ISBN 978-7-02-008191-2

I. ①一… II. ①乔…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爱  
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4449 号

特约策划:邱小群 许韩茹

责任编辑:姚翠丽

封面设计:Jason Pym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著

黄雨石 译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48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02-008191-2

定价 26.00 元

## 企鹅经典丛书

###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梦想,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

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斯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

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

##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63
第三章	109
第四章	159
第五章	188

艺术家·民族·历史

西莫斯·迪恩

## 第一章

从前有一个时候，而且那时正赶上好年月，有一头哞哞奶牛沿着大路走过来，这头沿着大路走过来的哞哞奶牛遇见了一个漂亮的孩子，他的名字叫馋嘴娃娃……<sup>①</sup>

他的父亲跟他讲过这个故事。他父亲从一面镜子里看着他：他的脸上到处都是寒毛。

他那会儿就是馋嘴娃娃。那条哞哞奶牛就是从贝蒂·伯恩住的那条路上走过来的：贝蒂·伯恩家出卖柠檬木盘子。

哦，在一片小巧的绿园中，  
野玫瑰花正不停地开放。

他唱着那支歌。那是他自己的歌。

哦，绿色的玫瑰开放开放。

---

<sup>①</sup> 乔伊斯的父亲斯坦尼斯洛斯·乔伊斯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写给他的信中提到，“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当年在布赖顿广场的情况。那时你是馋嘴娃娃，我常给你讲哞哞奶牛下山来……抓走小男孩的故事。”（转引自莫里斯·贝加所编《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资料汇编》第七十三页。）



你要是尿炕了，你先觉得热呼呼的，后来又觉得有些凉。他母亲给他铺上一块油布。那东西有一种很奇怪的味儿。

他妈妈身上的味道比爸爸的好闻多了。她在钢琴上演奏水手号角舞曲，他跟着跳舞。他这样跳着：

特拉啦啦，拉拉，

特拉啦啦，特拉啦啦底，

特拉啦啦，拉拉，

特拉啦啦，拉拉。

查尔斯大叔和丹特都鼓掌了。他们都比他父亲和母亲年岁大，而查尔斯大叔又比丹特大。

丹特的衣柜里有两把刷子。那把绛紫色绒背的刷子是给迈克尔·达维特<sup>①</sup>预备的。那把绿绒背的刷子是给帕内尔<sup>②</sup>预备的。每当他给她拿来一张包装纸的时候，丹特就给他一块软糖。

万斯家住在七号。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爸爸和妈妈。他们是艾琳的爸爸和妈妈。等他们长大以后，他就要和艾琳<sup>③</sup>结婚。他躲在桌子底下。

---

① 迈克尔·达维特(1846—1906)，爱尔兰民族运动领袖，一八六五年参加芬尼运动，和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一起在爱尔兰推行土地改革运动。由于他的革命活动，他曾三次被英国政府关进监狱。一八七九年，“民族土地改革联盟”成立，他和帕内尔同是该组织的重要领导成员。

② 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1846—1891)，爱尔兰民族主义政治家。他于一八七五年被选入英国国会，他在国会中极力为爱尔兰的利益奔走，因而获得芬尼运动的全面支持。他在反对爱尔兰土地法的活动中正式参加芬尼运动，并于一八七九年成为“民族土地改革联盟”主席。他在爱尔兰人民中声望极高，曾被称为爱尔兰的“无冕之王”。

③ 后文将提到的斯蒂芬所爱恋的那个姑娘应当就是这个艾琳。

他母亲说：

——哦，斯蒂芬一定会道歉的。

丹特说：

——哦，要不，那些山鹰会飞过来啄掉他的眼睛。

啄掉他的眼睛，

快道歉，

快道歉，

啄掉他的眼睛。

快道歉，

啄掉他的眼睛，

啄掉他的眼睛，

快道歉。

那个宽广的操场上挤满了男孩。他们都不停地叫喊着，各年级的级长也大喊大叫，催促他们前进。傍晚的空气有些清冷，在那些足球队员每次发动进攻，踢一脚的时候，那油光光的皮制圆球就像一只大鸟在灰暗的光线中飞过。他一直待在他那班同学的最边上，待在那里，级长看不见他，粗野的脚也不会踢到他身上，他不时也装作跑来跑去的样子。在那一群足球队员中，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太瘦弱，眼睛也老湿糊糊的，有些不济。罗迪·基克汉姆可不是那样：所有的同学都说，他会当上三年级的队长的。

罗迪·基克汉姆为人很正派，纳斯蒂·罗奇可是个讨厌之极的家伙。罗迪·基克汉姆的位子里有一些碎肉渣，他在食堂里还存有一个柳条筐。

纳斯蒂·罗奇有一双很大的手。他把星期五的蛋糕叫作盖着毯子的狗。有一天他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斯蒂芬回答说：斯蒂芬·迪达勒斯。

随后，纳斯蒂·罗奇说：

——那是个什么名字？

这个问题斯蒂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纳斯蒂·罗奇又问他：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斯蒂芬回答说：

——一位绅士。

然后，纳斯蒂·罗奇又问他：

——他是一位政府官员吗？

他在他那道防线的边沿上一段一段地慢慢走过去，有时偶尔跑几步。可是他的手都冻得发青了。他把两只手都插在有束带的灰上衣的口袋里。束带围绕着他的口袋。也可以用来给人几皮带。

有一天，有个家伙对坎特韦尔说：

——我一会儿得狠狠抽你几皮带。

坎特韦尔说：

——你去找一个和你差不多的对手，去跟他打架吧。你给塞西尔·桑德尔来一皮带。我倒要看看你敢不敢。他会照着你的屁股墩儿给你一脚。

这话可太不文雅了。他妈妈曾告诉他不要跟学校里那些野孩子说话。妈妈真好！当她第一天在校园的大厅里向他告别时，她把面纱撩起来遮住鼻子和他接吻：她的鼻子和眼睛都红了。但是他装作没有看到她快要哭了。她是一位很漂亮的妈妈，但一哭起来就不那么漂亮了。他父

亲曾经给他两个五先令的银币作为零花钱。他父亲还对他说，如果还需要什么可以往家里给他写信，还说不管干什么事都永远不要出卖自己的伙伴。接着，在校园门口，校长跟他爸爸和妈妈握了握手，他的法衣在微风中飘荡着，那马车载着他的妈妈和爸爸走了。他们坐在车里喊着他的名字，向他挥手：

——再见，斯蒂芬，再见！

——再见，斯蒂芬，再见！

有一次，他被卷入了一场混战之中。他非常害怕那些闪闪发亮的眼睛和满是泥浆的大靴子，他弯下腰，从许多腿缝里向外张望。那些家伙一边哼哧着一边彼此对打，他们的腿都纠缠在一起乱踢。接着，杰克·劳顿的黄靴子把球勾了出来，于是，所有其他的靴子和腿都跟在后面追赶。他也跟着他们跑了几步，但很快就停住了。再往前跑也没有用了。很快他们就都要回家度假去了。吃过晚饭，他要到阅览室去把贴在他书桌里面的座号从七十七改为七十六。

待在阅览室里要比在外面受冻好得多。天空灰暗，可校园里到处是灯光。他纳闷儿汉密尔顿·罗恩是从哪个窗口把他的帽子扔到篱笆上去的，也不知道当时那些窗子下面已经有了花坛没有。有一天，他被叫到校园里去，学校食堂的管事指给他看木头门上士兵们留下的弹痕，并且给了他一块大家吃的那种脆面包。看着校园里的那些灯光，他觉得很舒服，而且有一种暖和的感觉。那一切简直像是在一本书里看到的情景。也许莱斯特修道院就是这个样子。在康韦尔博士的识字课本里也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句子。它们都像诗一样。不过那都只是一些教孩子们认字的句子。

沃尔西死在莱斯特修道院里，

修道院的院长们埋葬了他。

黑霉症是一种危害植物的病症，

癌症却是各种动物的祸害。

躺在火炉边的地毯上，用手撑着自己的头，想一想这些句子，真是一件令人很舒服的事。他在发抖，好像满身都粘满了又冷又黏糊的水。韦尔斯真太不够朋友了，他不应该因为他不愿用他的小鼻烟壶换他那个曾经打败过四十个敌手的老干栗子就把他推到那个方形水坑里去。那里的水是多么冷，又多么脏呵！有人曾经看到过一只大耗子跳进上面那层浮渣里去。妈妈和丹特一起坐在炉边等待布里基德把茶点拿来。她把脚放在炉槛上，镶着珍珠的拖鞋已经烤得非常热，发出一种很好闻的热乎乎的气味！丹特什么事情都知道。她曾告诉过他莫桑比克渠在什么地方，还告诉他美洲最长的河是哪一条河，月亮里最高的山叫什么名字。阿纳尔神父比丹特知道的事情还要多，因为他是一个传教士。可是他父亲和查尔斯大叔都说丹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妇女，她博览群书。丹特在吃完饭后发出那么一种声音并把她的手放在嘴边的时候：那表示她感到胃痛。

在操场上，有一个声音从远处高声喊道：

——全都回来！

随后，低年级和三年级那边也有些人跟着喊起来：

——全都回来！全都回来！

打球的人全都围拢来，满脸通红，浑身是泥，他也和他们混在一起，很高兴自己也参加进去了。罗迪·基克汉姆抓着那只球的那根满是油泥的带子。有一个人要他最后给它一脚；可是他一直向前走去，连回答都没有回答。西蒙·穆南告诉他别踢，因为级长正朝这边望着。那家伙马上转

向西蒙·穆南说：

——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这样讲。你是麦格莱德的小咕啾<sup>①</sup>。

小咕啾真是一个怪词。那家伙管西蒙·穆南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常常喜欢在背后偷偷把级长的假袖子捆在一块儿，级长有时会因此大发脾气。但是，这个词儿的声音实在难听。有一回他在威克罗医院的厕所里洗手，后来他父亲揪着链子拉开了水池子里的塞子，脏水就从水池下面那个洞里流出去。当池子里的水慢慢流尽的时候，那里就发出这种声音：咕啾，只不过更响一些。

一想起那些事和厕所里那一片雪白的样子，他就感到冷一阵热一阵的。那里有两个水龙头，你只要一拧就有水流出来：有冷的，也有热的。他先感觉到冷，后来又感到有些热：他能看见水龙头上刻着的名字。这真是一件怪事。

走廊上的空气使他感到有些寒冷。那空气湿漉漉的，让人感到不舒服。但很快煤气灯就会点燃了，煤气燃烧的时候发出一种像低声唱歌似的声音。只要游艺室的那些家伙一停止说话，你就可以听到。

到了做算术的时间。阿纳尔神父在黑板上写了一道很难算的题，然后说：

——那么现在，看你们谁会得第一？快算吧，约克！快算吧，兰开斯特<sup>②</sup>！

斯蒂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可是那道题实在太难，他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画着白玫瑰花的那个很小的缎带原来一直别在他的胸前，现在却

---

① 原文 suck，按俚语，有拍人马屁之意。

② 十五世纪时，英国约克党和兰开斯特党（分别以白玫瑰和红玫瑰为其标志）曾为争夺王位进行过长时间激烈的斗争。后来它们的名字常被用作进行比赛的双方的代称。

不停地飞起来。他不大会算算术,可是,他仍然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免得让约克失败了。阿纳尔神父的脸色看起来非常阴暗,可是,他并没有发怒:他正在笑。接着,杰克·劳顿捻了一下手指,阿纳尔神父于是看了看他的练习簿,说:

——对。兰开斯特很不错!戴红玫瑰的要赢了。赶快算吧,约克!赶快追上去!

杰克·劳顿转身向后面看了看。那个画有红玫瑰的小缎带的颜色因为他穿着一件蓝色水手大衣而显得格外鲜艳。斯蒂芬感到自己的脸也红了,因为他想到不知谁会在化学元素课上获得第一,到底是杰克·劳顿,还是他。有几个星期杰克·劳顿得到了第一名的那张卡片,又有几个星期斯蒂芬得到了那张卡片。当他努力计算第二道算术题并听到阿纳尔神父的声音的时候,他那个白玫瑰的缎带老在不停地飞动。接着,他的那股热情过去了,他感到自己的脸上十分凉爽。他想他的脸色一定很苍白,因为他感到他的脸很凉。他没有办法给那道题目找出正确的答案,可是那没有关系。白玫瑰和红玫瑰:这都是一些想起来很美的颜色。那些表明第一、第二和第三的卡片颜色也都很美丽:粉红色、奶油色和淡紫色。淡紫色、奶油色和粉红色的玫瑰想一想都很美。也许一朵野玫瑰就会有像那样的一些颜色。他记起了那首关于在一片绿色的小园地上开着野玫瑰花的歌。可是你没法找到一朵绿色的玫瑰。但也许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你能找到一朵的。

铃声响了,各班排着队走出教室,沿着走廊向饭厅走去。他坐在那里望着那两片压成花样的黄油,实在吃不下那软乎乎的面包,台布也又潮又软。但他喝完了动作笨拙、系着白围裙的厨房帮工给他倒在茶杯里的那杯淡茶。他弄不清是否那厨工的围裙也是潮乎乎的,也弄不清是否所有的白东西都是又冷又潮的。纳斯蒂·罗奇和索林喝着家里给他们送来的

罐头可可。他们说，他们不能喝那茶，说那是猪食水。那些家伙还说，他们的父亲都是本地的官员。

对他来说，那些男孩子似乎都非常陌生。他们全都有各自的父亲和母亲、各自的衣服和各自的声音。他真希望回到家里去，把头枕在他母亲的膝上。但是不可能：所以他盼望游戏、学习和祷告的时间都赶快过去，那他就可以上床睡觉了。

他又喝了一杯热茶。弗莱明说：

——怎么啦？你是哪儿疼还是怎么啦？

——我不知道，斯蒂芬说。

——你准是胃里感到恶心，弗莱明说，因为你脸色煞白。过一会儿就会过去的。

——哦，是的，斯蒂芬说。

但是，他并不是那里感到恶心。他想，他是从心里感到恶心，如果那个地方也能恶心的话。弗莱明真不错，倒来向他问好。他直想哭。他把胳膊肘倚在桌上，用手一会儿按住，一会儿又放开他的耳裕。每当他放开耳裕的时候，他就听到食堂里一片嘈杂。那巨大的嘈杂声简直像夜里过火车一样。而当他把耳裕按住的时候，那声音也便像火车驶进山洞一样听不见了。在达尔基度过的那个夜晚，火车吼叫着冲过，当它驶进山洞的时候，那声音就停了。他闭上眼睛，火车向前行驶，吼叫一阵然后停住，又吼叫一阵，又停住。听到它吼叫一阵停一阵，然后又吼叫着从山洞里钻出来，然后又停住，他感到很有意思。

接着，高班的一些学生踩着饭厅中间的草垫走了过来，帕迪·拉思和吉米·马吉，以及那个被准许抽雪茄的西班牙人，还有那个戴着毛线帽的小葡萄牙人，都走过来了。然后是低年级和三年级的桌子上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走路的样子。



他坐在游艺室的一个角落里，假装看别人玩多米诺游戏，他偶尔能在一瞬间听到煤气灯低声歌唱的声音。级长和其他几个孩子站在门旁边，西蒙·穆南正在把他的两条假袖子拴到一块儿。他在对他们讲关于塔拉贝格的一些事。

然后，他从门边走开了。韦尔斯向斯蒂芬走过来：

——告诉我们，迪达勒斯，你每天上床睡觉前吻你妈妈吗？

斯蒂芬回答说：

——我吻的。

韦尔斯立刻转身对其他人说：

——哦，我说，这家伙每天晚上上床睡觉前都要吻他妈妈。

其他人都停止游戏，转过脸大笑起来。斯蒂芬在众目睽睽之下不禁脸红了，他说：

——我不吻。

韦尔斯说：

——噢，我说，这家伙每天上床睡觉前根本不吻他妈妈。

他们又都大笑起来。斯蒂芬也想跟他们一起笑。他感到浑身发热，一时间给弄得有点糊涂了。对那个问题要怎样回答才对呢？他作了两个回答，但韦尔斯总是大笑。韦尔斯一定知道正确的回答，因为他是文科第三班的学生。他试着想像韦尔斯的妈妈是什么样子，但是，他不敢抬头看韦尔斯的脸。他不喜欢韦尔斯的脸。前一天，因为他不愿意拿他的小鼻烟壶换韦尔斯的曾经打败过四十个敌手的老干栗子，韦尔斯就把他推到那方形水坑里去了。他那么干真是太混帐了；所有其他的人都那么说。那坑里的水又冷又黏！而且，有人有一次还看到一只大耗子扑通跳到那浮渣中去了。

那水坑里冰冷的泥水沾满了他的全身；等到上课铃响，各班排队走出